

当你发现哲学思考训练有打开“生命、宇宙与一切”宝藏的密码，学习哲学并不高深莫测，学习过程是放飞受束缚的思想，松绑刻板的观念，就会爱上这个青春不朽的学科。《联合早报》记者与三名年轻上班族谈无所不在的哲学问题，掌握思辨能力获益匪浅。

张鹤杨 / 报道

zhanghy@sph.com.sg

萧紫薇 / 摄影

哲学，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词，好像一切想不通和没有答案的问题都可归类为“哲学问题”。放下这些问题，生活依旧，哲学之于我们似乎可有可无。然而身处瞬息万变的时代，面对愈发难以捉摸的未来，“想不通”的事情越来越多。或许此刻，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哲学。

可是哲学该怎么学？要从苏格拉底读起吗？如今层出不穷的编程语言都学不过来，哪里有时间去读哲学？读哲学枯燥？哲学系的毕业生找不到工作？面对这些迷思，新加坡国立大学哲学系三位毕业生想和年轻人谈谈他们的看法。

迷思一：学哲学能帮我找到好的工作吗？

当时还在国大文学暨社会科学院读大一的程文琳（29岁，咨询公司经理）认为自己大概会选择心理学、经济学为主修科目，却在下学期爱上了哲学——她那年分数最低的科目。她说：“哲学入门课让我大开眼界，同学和老师在课堂上思辨的身影让我着迷。”

哲学塑造发散性思维

程文琳认为哲学训练就是对批判思维和逻辑表达的训练。如今在国际知名咨询公司任职，她的工作是向客户提出解决方案，而事实上，提出正确的问题才是她工作的关键。她说：“客户提出的要求是从A到B，但他对于问题的理解不一定完全正确，也许他真正想要去的是C。”

相较于工程学科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线性思维，程文琳认为哲学塑造的是发散性思维，这让她在工作中与不同背景的同事形成良好互补。“从A到C虽然达成目的，但如果我们稍微绕到D一下，会不会有惊喜的结果？这就是发散性思维。”她还开玩笑说：“哲学系毕业生的简历往往得到面试官更多关注，因为我们是‘稀有动物’，面试官总忍不住好奇多问两句。”

在国大生物成像科学中心任研究助理的闫宏伟（28岁）是一名数据分析师，这是当下最热门的职业。“不过在我读大那时，数据还是比较冷门的专



闫宏伟（左起）、程文琳和黄汉威认为哲学绝非空中楼阁，不仅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，还可以作为一门爱好发展。

未来迷宫**哲学**开路

业。”他说：“这个时代瞬息万变，如果只因‘热门’去选择专业，大概率是很快就会失望。”闫宏伟建议后辈本科选择更持久的基础学科，“选择什么专业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培养自我学习和思考复杂问题的能力。”**迷思二：哲学是大学程度的高深学科？**

很遗憾，本地大多数主流中学和高中没有哲学这门课，不过情况正在发生转变。

黄汉威（35岁，中学老师）任教的莱佛士书院是本地少有开设哲学课的中学。“这门课在中一叫‘哲学’，中三叫‘哲学与社会’。”黄汉威说：“中学的哲学课并非以介绍思想家和他们的学说为目的，而是培养学生倾听彼此，表达自己的能力。”

“我们从一些简单有趣的问题入手，比如‘什么是友谊’。中三开始的课堂讨论会融入本地社会的议题。李显龙总理说过，反对党将在本地政坛扮演更重要的角色。面对越来越复杂的政治议题和科学伦理，我们的未来公民需要有能力面对这样的思维挑战。在美国，就有‘给儿童的哲学’（Philosophy for Children）这样的启蒙运动。”

哲学跳出思维茧房

除了人类的终极目标和家国大事，哲学对于日常生活有何帮助？黄汉威说：“哲学思维让我们跳出自己的思维茧房。青少年常面对各样人际关系的烦恼，跳出自己的想法，说不定会有更好

的解决方法。”

闫宏伟说：“很多人没意识到，我们做的每件事都是一个选择，还以为本应如此。”作为一名哲学重度爱好者，闫宏伟认为哲学就是思考，是刨根问底的过程。“思考的对象可以是生活中遇到的每一个问题。当你意识到自己做的每件事都有不止一个选择，或许对人生更有通透感。”听起来，哲学是不是聪明人的特权？黄汉威反问：“那听音乐是不是有音乐天赋的人的特权？”

思考的对象可以是生活中遇到的每一个问题，当你意识到自己做的每件事都有不止一个选择，或许对人生更有通透感。

——闫宏伟

就像音乐有流行歌曲，有轻音乐也有歌剧交响乐，黄汉威表示自己也是从《苏菲的世界》这样的畅销书读起，中学时跟同学一起看电影，也会激发起哲学讨论，一步步成长为哲学老师，如今还在兼职攻读哲学博士。他认为每个人都可根据自己的兴趣，接触不同程度的哲学熏陶。

迷思三：学哲学一定要啃书本吗？

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，哪里有古人躺在麦田里仰望

星空的闲情逸致，哪里有时间去一本本研读哲学著作？

黄汉威指出，现在很多自媒体频道都做得不错。YouTube上就有很多科班出身的博主，把哲学问题讲得深入浅出，视觉配图引人入胜，不妨作为初学者的入门教材。

此外，非哲学专业的大学生也可以选修哲学系的公开课。闫宏伟说，原就很火的“哲学导论”（Introductory Course to Philosophy）这门课改名成“生命、宇宙与一切”（Life, Universe and Everything）后更火了，新名字引用了畅销书《银河系漫游指南》的第六卷标题，自己大三时才抢到这门课。

有趣的是，理论数学专业的闫宏伟本是辅修哲学，“生命、宇宙与一切”是他完成辅修学分要求的最后一门课。结果这门“导论”课更激发了他对哲学的热情，一鼓作气拿下数学与哲学双学位。

程文琳十分怀念大学时与同学的讨论，她在疫情前也会参加读书会，享受跟同好们交换想法，碰撞思维的过程。所读的书不必要是深奥的，黄汉威提到一本听起来就很有趣的书：《一头想要被吃掉的猪》。

书中，英国作家巴吉尼（Julian Baggini）精心设计了100个思想实验场景，引出100个哲学问题。诸如：一个素食主义者面对一只希望在人类餐桌上献身的猪该怎么办？

“只要你感兴趣，哲学问题无处不在。”黄汉威说。